

BOB 布波小说

梅毅  
Mei Yi  
著  
Zhu

# 阳光碎片

Yang Guang Sui Pian



中国青年出版社



I247.5

M468

著  
Zhu

# 光碎片 Yang Guang Sui Pian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光碎片/梅毅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布波小说)

ISBN 7-5006-5336-0

I. 阳... II. 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6569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40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 × 1168 1/32 8.75 印张 10 插页 203 千字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册 定价: 17.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献给晓蓓

中国青年出版社



# 1

在远离北国故乡的南方度过春节，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思乡的病痛。躲避开喧嚣、熙攘，反而感觉难得的自在和闲适。然而，当一个人静静地在黑夜里睡去，会有一种莫名的孤寂于睡梦之中随着血液渐渐地游遍周身。几千年来，沉淀于汉族人心中的除夕因子在黑暗中律动着，令我忽然之间从睡梦之乡惊醒，再也合不上双眼。这种感觉既深刻又简单：不应该一个人度过这样的一个夜晚！

新年的第一天，凌晨四点零五分。南方的冬季非常湿寒，窗帘外面的夜色里包含着湿润、森然的冷意。我穿好衣服，又从抽屉里找出厚厚的羊毛登山袜套在脚上，甫一触踏木质地板，仍旧能感觉到一种让人倍感孤寂的凉意侵入肢体。百无聊赖之际，在公寓里我四处翻检着箱柜、抽屉、书架，没有任何目的地清理着衣物、杂物以及书籍。电视柜下面有一个座凳，揭开橘红皮革的表层坐垫，下面是个中空的小箱子，我几乎已经长久地忽略掉这个隐秘的狭小空间。一个微型钢琴形状红木首饰盒赫然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这是我昔日女友的旧物，它已经好久好久被我遗忘，漆皮表面已经斑斑驳驳地长出一些白绿的霉点。这个首饰盒是几年前我送给前女友的生日礼物。

我用双手非常小心地把这个八音首饰盒从小箱子里拿出来，仔细地用毛衣袖子拂拭掉漆面的霉斑，我的脸清晰地映现在光滑如镜面的首饰盒表面。揭开微型钢琴首饰盒的盖子，我轻轻拧动类似钟表旋钮的八音盒旋钮，忽然之间，清晰、缓慢、悦耳的乐声从盒子里流淌出来，在新年的凌晨时分，这阕《致爱丽丝》的曲调是那么响亮，那么清脆，那么怪异，那么超现实，一种熟悉的、难以言表的感觉渐渐地在我内心深处弥漫开来，不知为什么，刹那之间我觉得自己异常软弱，有一种要哭出来的欲望。

透过一层薄薄的泪雾，我还意外地发现首饰盒的一个小暗格里有一颗心形的水晶坠子，项链已经不在，似乎那白金项链在我前女友离开时就带走了，这颗心形的坠子却遗落在这不显眼的暗格里，它是前些年我出差到斯德哥尔摩时买回来的，记得当时我女友很喜欢这颗心形坠子。

瞬息涌上的回忆似乎一下子填满了记忆的真空，让人在夜色里十分清醒而又十分迷茫地震颤起来。昔日的甜蜜似乎穿越了时空，幽蓝如梦的情感盛开在人的心田之中。似乎我只是在此刻才感受到伤痛的波动，从前似乎丝毫不理解自己情感的深度。

在新年的凌晨，在脆弱的时刻，偶然发现了极具象征意味的早已遗忘的心形水晶坠，多么荒谬的巧合啊，真像三流抒情小说或电视剧赚人泪水的片断，思及此，一种黑色幽默感伴随着苍凉的意绪从我胸中涌出，让人不禁莞尔……

卡夫卡，这个从纤敏相貌上就显示出极其背运倒霉的人，穷困潦倒的作家，不走运的情人，一辈子罕有成功经验的男人，战战兢兢的小职员，有着纤弱心灵和孱弱体格的讲德语的捷克人，他曾指着布拉格小城不足一公里的范围，悲伤地对他一位好友

说：我的一生都在这里度过了。而我，在南方城市——一个拥有最灿烂最令人忧伤的霓虹灯海的城市，一个没有鲜明四季只有翠绿燃烧的颜色和模糊欲望的城市，一颗“挂绿”荔枝可卖55万人民币和一张博士文凭只卖250元的城市，一个充斥着各种方言南北交融没有歧视没有偏见没有贫富之分一概容纳的城市，一个白色欢乐和紫色悲哀相互缠绕并行的城市——在它的心脏地带，一条名叫深蓝大道的地方，金融中心区，仅仅不足半平方公里的两座高度皆超100米以上的大楼里，已经埋葬了我从23岁到29岁近7年的青春岁月，而且，这势态看来还将继续发展下去，还会像文火蒸青蛙一样慢慢地炖下去，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直到我变成颓唐迷茫的失败男人相，直到有一天在炎炎夏日里我再也经受不起房间里冷气的侵袭，直到我面色如纸，心如止水，看见天堂那条暗淡的微光为止——直到那时，我仍旧可能还会在这不足半平方公里的地方像只没有身份的蚂蚁一样没有声息地静悄悄死去。

当然，“我”与卡夫卡又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卡夫卡一生只去过捷克周遭几个国家，类似中国省际间短暂的旅游。而我，作为一个专业英语翻译，有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周游列国，陪伴各类公司的各色人等鞍前马后，坐头等舱位住五星级酒店，吃香喝辣，点头哈腰、趾高气昂地遍游美、英、法、德、意、比、荷、卢、日本，一直到墨西哥、澳大利亚遛个够，吃到腻。坐飞机坐到一想起机舱内那种混合有塑料机件与食物、洗手间以及各色人种体味的混合臭气就要吐。越是旅行，越是失望，一切都超不出我的想像力，一切地方其实皆不值得你迢迢万里驻足一观。当然，这种外人羡慕的好日子现在越来越少了。一帮蝗虫一样就读于各国克莱登大学的骗子们纷纷回潮，既逃过了饿死在异域的命运又能获得报效家园的好名声。这批蝗虫们年纪轻，胃口好，胆子

大,在国外那些年艰辛屈辱的生活又养就他们左右逢源的好本领,当面低三下四谦恭有加转脸就黑脸白眼不认人,个个都会说一口流利的送外卖时练就的伦敦音、纽约音、波士顿音、爱尔兰音、费城音、悉尼音、惠灵顿音、开普敦音,在国内各类公司骗高薪厚职的大碗饭绰绰有余。渐渐地,我这个土产的土鳖翻译越来越不吃香,只能手捧那帮海龟们扔给我的厚厚的英文原版进行个笔译什么的。恰好我这个人阿 Q 精神特浓,妈妈的不让大爷我出国游玩我还出国出腻了呢,书面翻译有什么不好,天天神游故纸堆,云山雾罩,每个僻涩的单词都逃不出掌心,词汇量大增,有机会被通知列席与洋鬼子、假洋鬼子们的会议时时常能为那帮在国外边送外卖边读大学的“半截子”专家矫正个“对冲基金”、“衍生产品”等词汇的正确译法,也能把几位洋博士口译的“梦修斯”归正为“孟子”。特别有一次,一个号称正在英国牛津商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的中年骗子陪同印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公司参观,老小子连 derivative 都译不出来,前两句还想糊弄过关,根本不把 derivative 一词翻出来,不料印度老头子说上瘾了,一口一个 derivative,我只能冒昧地在旁提醒那负责翻译的牛津博士 derivative 是“衍生产品”,老小子脸一红眼一瞪,凶神恶煞有吃我之态。四顾周围,与会者们恍惚迷离加上醍醐灌顶的样子着实也让我抖了一回。



## 2

我时常在凌晨三四点钟倏然醒来，愣愣怔怔，感觉荒唐、愕然。十二万分清醒地撒泡尿后，我就会坐在十四平米的斗室里思想着那些空虚、无比真实、无比绝望的人生问题。我和另外两个人合租一套一百六十平米左右的复式高层套房。为了害怕睡梦之间被楼上跌跌撞撞撒尿的脚步或是叽叽嘎嘎做爱的席梦思床声吵到，我选择了复式套间二层靠里面边角的面积最小的房间，虽然只有十四平米，放下一张 Queen - sized 大床已无太多回旋之地，但令人最爱的是房间有两扇大窗子，一边朝向灯火通明永不歇息的总是烟雾袅袅的市区，一边朝向林木葱葱虫鸣阵阵的南方丘陵——笔头山。向山上望去，甚至视线所及还有当地人堆放多年的几代先人们放置骸骨的大缸。这些容器很像东北人腌酸菜的大坛子，看上去更古朴一些，透露出年代久远的怀旧气息。当地风俗是人死了先在土里埋三年，三年后肉身腐败“化”在泥土后再由子孙们刨出来装缸，堆在山脚山背，四时祭奠。由于年代久远，子孙们逃港的逃港，离乡的离乡，去南洋的去南洋，不少骨骸就成了无主废弃的骨缸，为野狗野猫路鼠等物当成了巢穴，葱绿草丛灌木之间常可看见完整的头骨和四散的骨架，经过南方旺盛的雨水和似火的骄阳洗濯晒烤，骸骨干净得



的下落。从那时起，我就断然摒弃了数羊催眠法。想一想伟大的寒山和尚禅诗的意境吧——明月一般透明的心，在一望到底的潭水间幽幽洗濯。此情此景，更是无可比拟，甬说寒山和尚觉得不可说，我等蝼蚁之辈更是恍然惚然，如堕云中，难免不一会儿，就会悄然睡去，躺在那禅境百分百的混沌之中。

外面是阴雨的天，淅沥沥的雨声本来是最催人入眠的，加之昏黑的天色使朝阳不知隐埋到何处去，特别适合我这种前半夜易失眠的精神衰弱者睡个回头觉。又是个星期六的上午，该是多么让人惬意的时候呀。然而复式楼房一层传来节奏明晰的跑步声音，不缓不慢，不急不躁，咚咚咚咚，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直到下面一层的女户主开窗向上破口大骂也无济于事。我逐渐因烦躁而睡意全无，楼下女户主——一位长相凶狠有三层下巴的四十岁老娘儿们更是开大窗户，拧开家中的瑞典音响，用高音喇叭几百分贝地开始播放东北大秧歌。

“喂，好好的星期六，你在屋里跑什么步呀。简直就是混蛋王八蛋。”

强压怒火，我从扶梯上走下，对复式房间一层的尚喜仁骂道。尚喜仁也是复式公寓的合租者之一，去年刚从华北地区一个小县城来，做小广告出身，号称广告设计艺术家，其实也就是会使个苹果电脑画个小样儿设计个纸盒什么的，有着传说中华北农村人极其吝啬、永不吃亏的性格。惟一可取之处是他脾气出奇地好，怎么骂他怎么埋汰他从来不会发怒。

“每天早晨我都跑步，今天下雨，只能在屋里跑了。”尚喜仁头朝下正在倒立，显然跑步指标已经完成。

“你怕跑湿了鞋，鞋湿了就容易坏，坏了还得买新的，是吧。”我以他的思维逻辑问。

“对呀。”尚喜仁正在倒立，回答简捷明了。他一颗小猪包子

一样的脑袋因血往下倒灌涨得通红，像一个冻坏的西红柿颜色。

“你就不怕把这红木地板跑坏了？”我坐在沙发上，进一步追问。

“红木地板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房客，坏了干我们屁事。”尚喜仁用“我们”两个字来消除我对他的敌意。

静下心来想想，他的逻辑完全没有错误。

“……那史德呢，他也睡得着？”我朝尚喜仁对面的房间扫了一眼，房门紧闭。史德是另外一个房客。

“史德回老家了，下周末才回来。”尚喜仁两只脚从墙上下来，结束了倒立。他伸胳膊甩腿，精神焕发的样子。“史德就住我对门，我不可能这样咚咚地跑呀，我肯定会到8楼的空中花园层去跑。”

“是呀。”我心中真希望他会到8层空中花园去跑步。我知道7层楼上住着一个胖大粗黑的香港货柜司机，总看见那胖子脖子上一条拴狗链一样的项链，满臂花卉春宫刺青，每次见他左右手都各挽一个花枝招展的可疑女子，旧社会地痞般凶神恶煞地左右摇着走。如果尚喜仁真打破了这厮的春梦，非得被黑胖子捶死不可。

我正阿Q般地意识流，尚喜仁忽然大悟一般拍了自己脑袋。“噢，你也被吵醒了……唉，我总以为你在二层睡，我在一楼跑，想想你可能听不见响动呢。”

“咱们这城市建筑楼板最不隔音，一楼剁饺子馅，十四楼都感到震动，你在我床底下隔一层薄薄的预制板狂跑千米我他妈的会听不见？我又不是聋子！即使我耳朵不好，楼下老娘儿们为报复你而开的震天响的扩音器也把我吵死了。”

“没道德，没道德，楼下的老娘儿们真没道德！”尚喜仁摇着头，猛地跃起身，足有一米多高，重重地在地板上又跳了十好几

下，楼板咚咚山响。

尚喜仁劈腿拧腰摇胳膊前后晃脑袋一套自创早操做完，气不喘心不跳面有些微红，二磕头衬得红富士苹果颜色一样健壮的小脸蛋子血气正浓，原本的鸡胸脯被后来练上的肌肉又膘了一层，更显胸凸背凹，看上去有些古怪，健硕的意思却也掩盖不住地冒涌出来。

尚喜仁转身进屋，又拿出一只特大号的毛笔，仔细掸去挂在大客厅墙壁上二十几幅镜框上的灰尘。原先的户主对这屋子钟爱有加，墙壁上贴裱的都是德国进口高级壁纸，再三嘱咐我们这些租客不要弄脏墙壁，避免任何毁损墙纸的行为。尚喜仁上个月趁他所在的单位制作走廊宣传画框之机，把他历年来削尖脑袋上蹿下跳公款出差连蒙带骗与国内外所谓的著名设计师照片全部装了框，呼喇喇二十几幅都洗印成十二寸大照，抡起锤子用了大堆水泥钉挂满了客厅的两面墙。每逢他领来一些与他公司生意有关联的老、少女业务员进卧室前，都要伫立十几、二十几分钟，介绍他和那些“著名”设计师的相识花絮，无非是惺惺相识，见面恨晚的神话，然后才挽着老少娘子们的小手共渡爱河。

喝了半盒从冰箱里面拿出的冰冻橙汁，我感觉胃部沉甸甸冷冰冰，因忽然的饱胀而导致血液迅速流向胃部，脑袋也有些发涨，加之半夜失眠，一下子全身上下都不舒服。特别是看见尚喜仁这么一个东西，心里就特别不舒服，总觉得像看见一只蟑螂在刚出烘炉的面包上爬过，不仅令食物遭受侵袭，还毁坏了这一天朝阳四射早晨好意念。你越是讨厌某种人，某种人就越会频频出现在你的生活里，蠕动在你的视野中，使你根本无法逃避。同时，这些耗子或蟑螂一样的东西还会像这两种动物一样越活越好，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寡廉鲜耻和自身低贱才能适合物竞天择的规律，只有他（它）们这些类种才会越来越进化得好。



### 3

《资治通鉴》是一部我百看不厌的奇书。

晚上回来得早一些，我用遥控器搜索了一圈节目，二十三个台，包括4个香港台，没有任何值得一看的東西：大呼小叫的台灣片，售賣偽劣產品的購物節目，以及香港人演義得不倫不類的歷史劇。特別是一個香港小眼睛大肚子豬腦袋的演員，竟然自扮大文豪蘇軾，片名叫《騷東坡》，情節無非是拿大文豪開涮，低級得令人作嘔，我趕忙扭閉電視，省得以後想起東坡那些絕妙好詞以及禪趣盎然的詩歌時引發不快的聯想——一只豬頭在吟誦：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資治通鑑》是消磨時間惟一的好書。宋朝以前的吃人史都消融在這本書里。觀之心潮起伏，欲罷不能。手中這套三卷本小字的盜版書我看了不下十遍，仍舊樂此不疲，隨便翻到哪頁我就從哪頁看下去，一分鐘不到我就會沉迷其中，再一抬頭就已經殺死了兩三個小時的光陰。

當我正沉浸在梁武帝被侯景餓死在台城的描述中，房門咚咚作響，兩大拳頭過後，尚喜仁扭開門把手，一張興奮、驚奇、悲愴等諸多表情混雜在一起的小胖油臉閃現於門口。

“魏延，快下來看呀，美國的世貿中心被人炸倒了，電視實時

转播……”

不可能吧！我心里琢磨着，脑海中浮现出两只细长铅笔般耸立着的资本主义象征性建筑物。2000年我最后一次去美国时还在世贸中心地下的书店里买过一本美国作家写的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书，书名叫“A people's tragedy”（《人民的悲剧》），花掉我40多美金呢。下意识地，我伸手四下寻摸遥控器。

“走啦，下楼到厅里面去看吧，一个人看没意思，一起看，一起看。”尚喜仁简直要上床来拉我。

一楼的客厅实际上兼有起居室的功能，六十多平方米，史德有一台别人送他的四十三寸背投彩电，他嫌太大在自己的卧室装不下，就搬放在客厅里，这样一来完全成为尚喜仁的私人财产。每天都带回一些大光头、脏胡子、男不男女不女的可疑人物，以及号称是艺术家的阿猫阿狗们自带酒水在客厅里玩耍，时而看电视时而放DVD，尚喜仁自己房间二十九寸的“私人”电视机几乎就没打开过。更有甚者，近一月史德外出，尚喜仁还带些狗男女常常在夜半时分边看DVD碟边开性Party，吵得我好几夜没睡好。有一夜我迷迷糊糊光着上身从楼梯上往下张望，差点被一个四十岁老女艺术家拽下去“污辱”了。

今天尚喜仁没有一个狗友在客厅，大概是时间还未到，“艺术家”们总是在晚上十一点之后才陆续到场。

“呀，真壮观！”

看见电视上一架飞机优美地划个弧形，从中间拦腰撞进世贸大楼，以及随之爆闪的壮丽火光，真让我如同初次看美国那些自吹自擂的大片一样心情激动。遗憾的是，双子塔楼仍旧耸立，并没有像尚喜仁说的那样轰然塌倒。

“这不是还在吗，没有倒啊。”我刹那间竟也涌起一阵遗憾的感觉。

“这是录像回放，十分钟之前一座楼已经塌了。”

果不其然，画面一转，大楼倒塌的景象又播放了一遍。紧接着，满面灰尘的人群，耗子一般四面逃窜的场景，一个高级白领从燃烧的楼层优美跃下的刹间，扑面而来，真让人产生对这霸道国家人民稍许的同情。大鸟电视台一位大脸大嘴小身子的女播音员声音哽咽，眼含泪花，沉痛地讲解“美国人民”的悲伤和损失，比画面中切换出的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面孔还要充满诚挚的伤悲和不幸。前些天在播映中美撞机事件飞行员王海英勇牺牲时，这张大脸满是职业的冷漠与机械，怎么，美国死了些人她倒是如此悲伤。在朝鲜战场上悲壮而死的三十万志愿军，如果上天有灵，他们会悲伤吗。噢，对了，这个大脸蛋女播音员有一位美国男朋友，肯定是爱屋及乌，她现在“我心已然是美国心”了。怀着一种天生的大中华民族主义情怀，我无动于衷地看着电视画面中美国人的悲伤。各个频道的直播采访纷纷插入，几个国内知识分子模样的四五十岁男子义愤填膺，结结巴巴激动万分地表示同情“美国人民”，并振臂用沙哑的鸡嗓子喊道：今夜我们是美国人！我呸！你可以今夜是美国人，我们今天、昨天、明天都不会是！一直等到台湾海峡风起云涌的那一夜宁死都不是美国人！转换了几个频道，惟独一个名叫曹仰止的时事评论员有泱泱的中国情怀，他在礼节性表示了对还未完全弄清事情来龙去脉的戏剧性事件中的受害者表示同情之后，很尖锐地指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是美国？为什么是号称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国家遭受这样的袭击？抚胸而叹，这才是中华主义的精英，这才是天下主义的中国人的尖锐思索！

我自己兀自坐在客厅里沙发上义愤半天，扭头一看尚喜仁张大嘴巴痴呆呆的一脸茫然。

“你也很对美国表示悲痛吗？”我问。

“……什么，悲痛？我悲什么痛，这多好玩，真正的美国大片！”尚喜仁把手中一瓶未开的可口可乐扔上空中接回手里。“我很遗憾的是这两座楼说塌就塌，我还没去过纽约呢，如果下次有机会去，再也上不去楼顶鸟瞰纽约风景了……对，世贸大厦中还有几个顶级设计师的工作室也在里面，嗬嗬，这下玩完了，肯定也灰飞烟灭，又会给我们这些年轻人腾出些‘大师’的位子，妈的，两个楼并列时，像两根骄傲的手指指向天空，剩下一个楼的时候看，倒像是根纤细、弱小的老二……嗬嗬。”

中文、英文、粤语一顿狂呼乱炸，香港四个频道卫星加上电视一个频道直播到凌晨一两点，无数的电视资深评论员，各国的重要政客，以及随机切入的世界各地人们惊诧、兴奋、悲哀、犯愁、不屑、叫嚣等等的表情、语言以及手势，都让我脑子实在疲乏了，心想这个世界真是令人荒谬的世界，不知不觉中，我想起卡夫卡一生中平凡一天的日记：

上午，俄国对德国宣战。下午，游泳。1912年记于布拉格·K。